

“算卒”辨析：东牌楼东汉户籍简新探

徐 媛 晋 文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迄今为止,学界对于东牌楼东汉简中“算卒”一词的解释仍众说纷纭。通过分析简文,并结合其他文献,尤其《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可以发现:除“罢癯晚老”或“笃癯晚老”外,汉代“算卒”即“算甲卒”,“卒”作“甲卒”解,但通常并非要征发兵役,亦并非都征收更赋,更不能理解为两种赋役名目,而是要确定有多少服徭役的男丁。简中提到的“笃癯”,大致与“废疾”或“罢癯”同义,并保留了“久病”的语义。东汉继承西汉,亦实行“九十者一子不事”的养老政策。其含义是免除老人家中一个儿孙的算赋和徭役。所谓“算卒”或“算甲卒”,主要就是统计需承担徭役的成年男子。

【关键词】算卒;算甲卒;复卒;笃癯;事算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6-0010-11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Suanzu(算卒): A New Exploration of Dongpailou Household Register Bamboo Slip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XU Yuan JIN Wen

(History Facult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Abstract: Up to now, there are still divergent opinion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Suanzu(算卒) in the Dongpailou Eastern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By analyzing the text and combining it with other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Tang-Yi Yuanshou Er-Nian Yaoju Bu(《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 it can be found that in the Han Dynasty, except for Pilong Wanlao(罢癯晚老) or Dulong Wanlao(笃癯晚老), Suanzu(算卒) was Suan Jiaz(算甲卒). Zu(卒) was interpreted as Jia Zu(甲卒), but usually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conscript for military service, nor was it all about collecting Gengfu(更赋), nor could it be understood as two types of taxes, but rather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male soldiers who served in corvee. The term Dulong(笃癯) mentioned in the bamboo slips is roughly synonymous with Feiji(废疾) or Pilong(罢癯), while retaining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prolonged illnes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herited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also implemented a retirement policy of "An old man over ninety years of age may exempt one of his sons or grandsons from compulsory service". Its meaning is to exempt one of the elderly's sons or grandsons from suanfu(算赋) and corvee. The so-called Suanzu(算卒) or Suan Jiaz(算甲卒) mainly refers to the statistics of adult men who need to bear the burden of corvee.

Key words: Suanzu(算卒); Suan Jiaz(算甲卒); Fuz(复卒); Dulong(笃癯); Shisuan(事算)

【收稿日期】2023-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三国简牍经济史料汇编与研究”(19ZDA19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20@ZH026);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秦汉卷

【作者简介】徐媛(1994-),女,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晋文(1958-),男,南京师范大学随园学者,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一经公布,便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第79至82号户籍简更引发了讨论热潮,主要有“算甲卒”说^①、收更赋说^②、“更卒”说^③、算钱甲卒说^④、征收算赋和缴纳更赋说^⑤,而焦点则在于对“算卒”特别是“卒”和“甲卒”的理解。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就“算卒”的含义重新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复卒”“复甲卒”非复除兵役辨

为了便于讨论,兹将记录“算卒”的简文转引如下:

简79: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其【年】卅九,算卒。笃条子公乘石……

曹其……卅九,算卒。笃条。

简80:区益子公乘朱年卅□,算卒。九十复。

简81:□年卅,算卒□

简82:凡口五事□

中 算三事二 訾五十□

甲卒一人□^⑥

“卒”作为名词,含义多样,广义上可指供驱遣、差役的人。《说文·衣部》:“隶人给事者衣为卒。卒,衣有题识者。”^⑦其本义是古代供隶役穿的一种衣服。后引申为服劳役者,早期多指奴隶,后来泛指服徭役的男丁。如《史记·孝武本纪》:“(上)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⑧又《史记·河渠书》:“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⑨《汉书·食货志上》:“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余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过半。”^⑩当然,“卒”亦可指军队编制,如“卒伍”,有时也用来专指士兵,如“士卒”“兵卒”“戍卒”。王素和简文整理小组将“算卒”释为“算甲卒”,正是基于“卒”可特指服役士兵而言的。

但问题是,简文中的“卒”还很可能是泛指服徭役者。所以,裘锡圭便对“算甲卒”的解释提出质疑,认为仅因简文中有“甲卒一人”,“就断定‘算卒’即指‘算甲卒’,恐怕有问题,至少不够全面”。并强调:“秦汉时代,民人服徭役皆称为卒,不但‘甲卒’‘戍卒’称‘卒’,服‘一月一更’,即每年一个月的徭役时,也

① 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2005年第12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② 裘锡圭:《读〈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J7)发掘简报〉等文小记》,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期,岳麓书社,2006年,第342-343页,收入氏著《裘锡圭学术文集》第2卷《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26-528页。

③ 黄今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读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④ 张荣强:《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8-76页。

⑤ 凌文超:《汉晋赋役制度识小》,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83-487页。

⑥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第107-108页。按:原文无标点,引文系笔者断句。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研读班据图版认为第一行的“某”为“其”,卅九前脱“年”字,第二行应改原释文中“□□”为“曹其”(参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研读班:《〈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校订稿》,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今从此说,并将“卅七”改为“卅九”。又凌文超认为,“算三事”后应加上“二”字(参见凌文超:《汉晋赋役制度识小》,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6辑,第486-487页),今据此说亦增改。

⑦ [东汉]许慎撰,[北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卷8上《衣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11页。

⑧ 《史记》卷12《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77-478页。

⑨ 《史记》卷29《河渠书》,第1410页。

⑩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41页。

称‘卒’，即所谓‘更卒’。”^①张荣强亦对汉代“算卒”的含义作了比较全面的辨析。他首先追溯到汉代文献中有关此词的唯一记载，即郑玄对《周礼·地官·大司徒》“宽疾”条的注：“宽疾，若今癰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及贾公彦疏：“云‘宽疾，若今癰不可事，不算卒’者。汉时癰病不可给事，不算计以为士卒，若今废疾者也。”^②然后便总结以往研究说，汉代的“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卒”专指士卒，广义的“卒”则“泛指服行徭役的男子”。令人多少惋惜的是，张荣强虽指出郑玄所言之“卒”应为广义，但也仍把简82的“算卒”都解释为征发兵役的“算甲卒”，甚至推论此处的甲卒“多数还应该是指长沙郡兵”^③。

大约同时或略早，黄今言也明确批评了“算甲卒”的说法。其依据主要是东汉一改西汉之制，多用募兵制代替征兵制，不存在“完全按适龄丁男进行算计、征兵，即‘算甲卒’了”。对于“甲卒一人”，则解释为“有可能是保留军籍的甲卒，或是应募为兵的甲卒，一般不是通过征兵按人头征点的甲卒，也即不是征兵制下‘算卒’的对象”^④。凌文超的近期研究认为：“甲卒先为甲卒之役，汉昭帝以后改收更赋。”^⑤也主张“甲卒”应承担徭役或更赋。

简80有“算卒。九十复”的记载，亦涉及“卒”的广义还是狭义问题。从传世文献看，关于“复卒”的记载始见于晁错给汉文帝的上书：“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⑥对于“复卒三人”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以如淳的注解为是，释为“复三卒之算钱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⑦。即认为免除三人的算钱或三人的兵役。但二说相互抵牾，“复三卒之算钱”与“除三夫不作甲卒”在价值上显然并不对等。若前者为真，则后者必伪；反之亦然。

第二种则将如淳并立的二说结合在一起，如颜师古释为“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⑧。在《汉书·西域传下·渠犂》注中，颜师古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马复，因养马以免徭赋也。”^⑨意思是若家中有算卒者，则免去三人；其不算卒者，则给予免徭赋的优待。但颜师古并未将“卒”限定于“甲卒”，也未将“钱”限定于“算钱”。

第三种以张晏的注解为准，将“复卒”或“复甲卒”理解为免除军赋。《汉书·武帝纪》载：“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张晏即注云：“二算，复二口之算也。复甲卒，不豫革车之赋也。”^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记录李觉上疏曰：“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谓免三人甲卒之赋也。”^⑪但也仍然存在缺乏依据的问题。

意想不到的，最近公布的简牍材料证明：“算卒”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王素、张荣强等说的“算甲卒”，“卒”作“甲卒”解；而“算甲卒”的内容又的确像裘锡圭、黄今言等所说，绝大多数都不能理解为征发兵役。原来汉代“甲卒”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甲卒”特指服兵役的士卒或兵卒，而广义的“甲卒”则指承担徭役的男丁。尽管我们不知道“甲卒”从何时开始由狭义而转变为广义，或由广义而转变为

① 裘锡圭：《读〈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J7)发掘简报〉等文小记》，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期，第342-343页，收入氏著《裘锡圭学术文集》第2卷《简牍帛书卷》，第527页。

②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0《地官·大司徒》，[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706页中栏、下栏。

③ 张荣强：《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69-73页。

④ 黄今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读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⑤ 凌文超：《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文物》2021年第3期。

⑥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33页。

⑦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34页。

⑧ 同上。

⑨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渠犂》，第3916页。

⑩ 《汉书》卷6《武帝纪》，第156页。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宋太宗端拱元年十二月”，中华书局，2004年，第659页。

狭义,也不完全知道怎么区分“甲卒”中的狭义和广义^①,但至少到西汉末年所统计的“甲卒”,通常便均指承担徭役的成年男子。这方面的证据主要来自《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例如:

凡(算)卒二万一千六百廿九,多前五十一。

罢(疲)癯眊老卒二千九十五。

见甲卒万九千五百卅四。

卒复除繇(徭)使千四百卅一。

定更卒万七千三[二]百八十三。

一月更卒千四百卅六。(M147:25-1 正面)

楼船士四百一十四人。

民放流不知区处户千卅,口三千二百八十八,算二千七百一十,卒八百廿人。(M147:25-1 反面)^②

其中算卒“二万一千六百廿九”,若减去“罢(疲)癯眊老卒二千九十五”,恰好等于“见甲卒万九千五百卅四”(21629-2095=19534)。可见在“算卒”之中,除了“罢癯眊老卒”,就是为数众多的“甲卒”,所以才有了轮番服役的“更卒”之名(当然,更卒在践更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更赋,很多人都被迫交钱代役)。而“卒复除繇(徭)使千四百卅一”,亦证明“甲卒”就是承担徭役的成年男子,且“罢癯眊老卒”也不可能承担兵役。遑论几乎全县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了^③。从这个方面来说,马复令的“复卒三人”即应理解为免除三个男丁的徭役。更让人感慨的是,在“甲卒”中也确有极少数人服兵役,此即“楼船士四百一十四人”等。按上引“见甲卒”数若减去“更卒”数,再减去流民“卒八百廿人”,即19534-17283-820^④,亦恰好是“卒复除繇(徭)使”的1431人。真正服兵役的人便应当在这些免除徭役者中。根据“一岁诸当食者用谷七万一千八百六十七石三斗六升。吏员百一十三人。三老官属员五十三人。楼船士四百一十四人。库工七十人”(M147:25-1 反面)^⑤,其中楼船士414人,而离开本地服兵役的戍卒(亦可交钱代役)有781人(1431-113-53-414-70)。尽管在傅籍以后,甲卒均需承担兵役和徭役,但人是不可分身的。他们都无法同时承担兵役和徭役,因而服兵役时其当年徭役将自然免除。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除了特别标明身份的楼船士等,所有“甲卒”都无疑应被看作承担徭役的男丁。历史现象的歧异和复杂性在“算卒”问题的理解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在西汉时期,民众还可以入粟得复和“买复”。如《汉书·食货志上》载文帝时晁错上书:“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⑥又《汉书·食货志下》载:桑弘羊请“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⑦。由此导致武帝时出现了“征发之士益鲜”的情形,如《史记·平准书》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⑧更有甚者,到了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国家曾陷入“用度不足,民多

① 参见王彦辉:《秦汉上计制度的考古学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1日,第5版。

②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③ 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67-368页。

④ 王彦辉:《秦汉上计制度的考古学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1日,第5版。按:王彦辉认为,“定更卒”数当为17283人,核查图版亦确为17283人。

⑤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⑥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34页。

⑦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75页。

⑧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28页。

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①的尴尬境地。而徭役的大量复除,则是“征发之士益鲜”和“无以给中外徭役”的直接原因。因此,“复卒”或“复甲卒”,并非颜师古所说的“免徭赋”(很多人都仍然服役),亦非“复除兵役”,而是复除徭役。

更重要的是,根据董仲舒所说:“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②汉代成年男子正常服兵役的年限为两年,把“复甲卒”视为免除兵役也明显违背常理。且不说儿孙较少的问题,也不说在老人年满90岁之前儿孙已服过兵役的问题,就算儿孙较多有一人尚未服役,也不能指望那些老人只能活到91岁。在老人活到92岁时,所谓免除兵役便肯定要变成一纸空文了。而免除徭役则完全不同。徭役每年都有,为了养老也都能让高年的一个儿孙免役,除非他(她)们是无子女的鳏寡老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复卒”或“复甲卒”,就是免除男丁的徭役。

二、“笃癘”“废疾”与“罢癘可事”的语义

对简79“算卒。笃癘”的记载,目前普遍认为“笃癘”即为“笃癘”。已知“笃”有沉重之义,如《尔雅·释诂》:“笃、摯、仍、胝、埤、竺、腹,厚也。”^③而“癘”有残、病之义,如《汉书·杜周传》载:“案师丹行能无异,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人,皆但以附从方进,尝获尊官。”注引东汉服虔曰:“残,癘也。”^④又《说文·疒部》:“癘,罢(疲)病也。”^⑤“笃癘”也因之常被认为是重病或重残者的代称。我国古代对重病和重残者的优抚由来已久,《周礼》记载“养民”六法的第五种便是“宽疾”。《管子·入国》亦云:

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蹙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⑥

照简文看来,“算卒。笃癘”意味着这些重病或重残之人也要承担“算卒”的义务。事实上,重病或重残之人应是官府“养疾”的对象,并不需要承担一般编户民的义务。这说明对于“笃癘”的理解还应当进一步深究。

查《汉书》和《后汉书》等,可知“笃癘”一词仅在东汉一代的诏令中出现,并常与“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等被国家优抚的对象并列。这似乎说明西汉并无“笃癘”的说法,但光武帝建武六年(30)诏却明确规定:“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粟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癘、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⑦东汉初年的法律多沿袭西汉,由此推知西汉的律令里也应当有类似条目。西汉与“养疾”相关的政令有“废疾”一词,如“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⑧。“废疾”便应当与“笃癘”同义或相近^⑨。

按:“废疾”一词常见于《周礼》《礼记》等书。如《周礼·地官·司徒》载,小司徒、乡师、族师等皆有“辨其贵贱、老幼、废疾”之职。其文云:

①《汉书》卷9《元帝纪》,第291页。

②《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37页。

③[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2《释诂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下册,第2575页上栏。

④《汉书》卷60《杜周传》,第2679-2680页。

⑤[东汉]许慎撰,[北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卷7下《疒部》,第368页。

⑥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下)卷18《入国》,中华书局,2004年,第1034页。

⑦《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47页。

⑧《汉书》卷6《武帝纪》,第180页。

⑨清末沈家本曾力主两汉时“笃癘”“废疾”同义,并指出当时“以可事、不可事分轻重,而未尝以笃、废分轻重”(沈家本:《寄穆文存》卷5《答问·答王仁山问笃疾废疾》,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0-171页)。颇有见地。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

乡师之职，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以国比之法，以时稽其夫家众寡，辨其老幼、贵贱、废疾、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

族师……以邦比之法，帅四闾之吏，以时属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车辇。^①

又《礼记·王制》云：“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②《礼记·礼运》曰：“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③而“废疾”则可以解释为“癰病”，如郑众《周礼·地官·小司徒》注：“废疾谓癰病也。”^④且“废”有“固病”的含义，如《说文·疒部》：“癰，固病也。”段玉裁注：“癰犹廢，固犹錮。”^⑤

《礼记·问丧》曰：“然则秃者不免，伛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备礼也。”^⑥其中“伛”“跛”等痼疾，显然都算癰病。且《苍颉篇》云：“癰，固疾也。”^⑦《说文·疒部》：“痼，久病也。”段玉裁注：“多假固为之。”^⑧可见“癰”亦有久病之义。《尔雅·释诂》：“笃、擊、虔、胶，固也。”^⑨“笃癰”合称乃极言其残、病之久。如《淮南子·览冥训》：“平公癰病。”东汉高诱注曰：“癰病，笃疾。”^⑩他对癰病的理解应当更符合时人的认识。“癰病”既释为“笃疾”，又何谈以“笃”来划分癰病之轻重呢？更不用说，癰病也只有“可事”与“不可事”之分。如前揭郑玄《周礼·地官·大司徒》注云：“宽疾，若今癰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管子·度地》亦云：“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⑪表明錮病也可分为“可作”与“不可作”两种，“錮”通“痼”。这就充分证明：“痼病”与“废疾”“笃癰”可互为通用。因此，将“笃”“废”看作与“痼”一样用来表示时间之长的修饰词应更为合理。

传世文献和简牍中出现的“罢癰”与“笃癰”的含义也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文·疒部》：“癰，罢病也。”段玉裁注云：

罢者，废置之意。凡废置不能事事曰罢癰。《平原君传》：嬖者自言“不幸有罢癰之病”。然则凡废疾皆得谓之罢癰也。师古注《汉书》，改“罢病”作“疲病”，非许意。^⑫

按照段玉裁的理解，罢癰“不能事事”，说的是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重病和重残者。但轻微的慢性病人和残疾人却仍然有着承担轻体力劳役的义务，《二年律令·徭律》便明确规定：“金瘕、有口病，皆以为罢

①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1《地官·小司徒》《地官·乡师》、卷12《地官·族师》，[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710页下栏、第713页下栏、第718页下栏-719页上栏。

②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3《王制》，[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1346页下栏。

③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1《礼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1414页上栏。

④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1《地官·小司徒》，[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710页下栏。

⑤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7下《疒部》，中华书局，2013年，第352页。

⑥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6《问丧》，[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1656页下栏。

⑦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经部，第196册，第338页。

⑧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7下《疒部》，第356页。

⑨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2《释诂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2573页下栏。

⑩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6《览冥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⑪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下）卷18《度地》，第1059页。

⑫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7下《疒部》，第355页。

瘠(瘠),可事如皖老。”(408)^①在沅陵虎溪山汉简《计簿》和荆州松柏汉简《南郡罢瘠簿》中,也都有罢瘠“可事”或“不可事”的记录。比如:“口罢(瘠)瘠(瘠)可事七十一人。”(78)^②特别是《南郡罢瘠簿》的统计,更按照辖区汇总了全郡“罢瘠可事”和“不可事”的人数:“凡罢瘠(瘠)二千七百八人,其二千二百廿八人可事,四百八十人不可事。”^③既然“罢瘠”有“可事”与“不可事”之分,那么“罢”便不能完全作“废置”解。有关“罢瘠”的记载还有一些,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罢瘠(瘠)守官府,亡而得,得比公瘠(瘠)不得?得比焉。”^④睡虎地秦简《傅律》:“匿敖童,及占瘠(瘠)不审,典、老赎耐。”整理小组注云:“瘠,即罢瘠,意为废疾。”^⑤又岳麓书院藏秦简《廷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隶臣妾、城旦、城旦舂司寇、鬼薪、白粲及舂(繁)城旦舂老、瘠(瘠)病、毋(无)赖不能作者,遣就食蜀守。”(358正)^⑥又《汉书·高帝纪上》:“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注引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瘠。”^⑦《二年律令·傅律》:“当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乌者,以为罢瘠(瘠)。”(363)^⑧足见“罢瘠”一词涵盖的范围很广,既有“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乌者”等,亦可看作残、病的总称,并与“笃瘠”和“废疾”的含义相同或相近。东汉思想家王符曾批评其“恶政”说:“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瘠尪病夭昏札瘥。”^⑨所言“罢瘠”即应等同于“笃瘠”。

明乎此,简文中的“算卒。笃彘”便易于理解了,也不至于产生“笃瘠”为何还要“算卒”的疑问。“算卒。笃彘”的意思,是轻微程度的慢性病人和残疾人也有承担“算卒”的义务,而重病或重残者则完全免役。正如贾公彦所言:“云‘可事者半之也’者,谓不为重役,轻处使之,取其半功而已,似今残疾者也。”^⑩因而也可以断定:“笃瘠”或“罢瘠”可事者,所从事的必为轻役。前揭《徭律》规定罢瘠“可事如皖老”,并专门规定:“皖老各半其爵繇(徭),口入独给邑中事。”(407)^⑪“笃瘠”也当然会享受同等待遇,即“半其爵繇(徭)”。上引“罢(瘠)瘠皖老卒二千九十五”,便将“疲瘠”卒与“皖老”卒合并在一起统计。《后汉书·百官志》亦提及,乡有秩及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⑫。由此看来,在“算卒”后加注“笃瘠”,应是为了方便基层官吏在派发徭役时把轻微的慢性病人和残疾人作为半役者。后来,“笃瘠”一词逐渐演变成重病或重残的代名词,“笃”指残、病程度之深,但也仍然保留了“久病”的语义。以西晋为例,在郴州晋简的记录中便根据残、病的程度而区分为“笃瘠”和“微瘠”。比如:

口一百卅笃瘠男。(1—36)

口七百六微瘠男。(1—60)

口三百九十四微瘠男。(2—46)

口七百卅三笃瘠女。(2—71)^⑬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20页。

③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按:为节约篇幅,本文对原簿书写格式做了连续横排调整。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08页。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傅律》,第143页。

⑥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13页。

⑦ 《汉书》卷1上《高帝纪上》,第37页。

⑧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8页。

⑨ [东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8《德化》,中华书局,1985年,第372页。

⑩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0《地官·大司徒》,[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706页下栏。

⑪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4页。

⑫ 《后汉书》志28《百官五》,第3624页。

⑬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报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岳麓书社,2009年,第99、100页。

可见从“罢癰”“笃癰”到“微癰”的传承与演变。

此外,从文帝或景帝时开始,在轻徭薄赋的大背景下,汉代丁女的徭役也很可能和“罢癰可事”一样被改为半役了^①。

三、“一子不事”与“二算不事”解

简80中提到“算卒。九十复”,即家有年满九十的老人可以免家中“算卒”,亦涉及汉朝对高年的养老政策。据文献记载,两汉高年之人除了获得衣帛米肉、减免刑罚等优抚外,对其家庭也会有相应的复除政策,并按照老人的年龄划分为80与90两个层次。文帝时,贾山《至言》便赞誉文帝说:“陛下……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②又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二月诏:“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四月诏:“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③郑众《周礼·地官·乡大夫》注云:

征之者,给公上事也。舍者,谓有复除,舍不收役事也。贵者,谓若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也。服公事者,谓若今吏有复除也。老者,谓若今八十九十复羡卒也。疾者,谓若今癰不可事者,复之。^④

郑众乃东汉前期人,描述的应是东汉前期的政策。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084号正面也记载了东汉后期对九十以上高年的养老政策:

诏书:庶人不与父母居者,为仕(士)伍,罚作官寺一【岁】。

诏书: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一人。

诏书:民【两】产满五【女】,复卒一人,【家】无所复,【得便(?)科别】。

诏书:民大父母物故,与母出居,当合譬【给母(?)】,【原(?)】所俾孙得出。

诏书:故事年九十,九十有子,虽勉(免)老不得【买】复。^⑤

对于高年所复的内容有“二算不事”“一子不事”“复二算”“复甲卒”“复羡卒”,其含义稍有不同。文帝时的复除标准是:“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对此,颜师古注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⑥即家中有年满90岁的老人则免除一子的算赋和更役,家中有年满80岁的老人而免收二人(不分男女)的算赋。

一些学者对颜师古的解释提出质疑。如杨振红认为,将“二算不事”的“算”释为“算赋”大有问题。她结合前人研究和出土简牍提出:“汉代的‘算’是国家统计15岁至免老年年龄成年男女作为赋役课征对象的单位。”^⑦

① 关于汉代妇女的服役及特殊人群的“半役”问题,学界还有着不同认识。参见施伟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张荣强:《〈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袁延胜:《荆州松柏木牍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晋文:《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近年张荣强又修正提出:“汉景帝之后男子一律按照年龄征发徭役,大概此后女子就只服半役了。”(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此说可从。

② 《汉书》卷51《贾山传》,第2335页。

③ 《汉书》卷6《武帝纪》,第156页。

④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2《地官·乡大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716页中栏。

⑤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岳麓书社,2016年,第115页。按:文中加【】字乃根据杨小亮的最新校订而改,详见杨小亮:《长沙尚德街084号东汉“诏书”木牍补证》,《文物》2021年第3期。

⑥ 《汉书》卷51《贾山传》,第2336页。

⑦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收入氏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

此说对正确理解“算”的含义不无启迪,但完全否定“算”为“算赋”也存在问题。所谓算赋,即按“算”征收成年男女的“赋钱”。

臧知非对颜师古的注释也表示怀疑,提出“二算不事”的“算”并非算赋,“不事”的意思是不服徭役。按照他的理解,“二算不事”指的就是免除两个人的徭役。对于“九十者一子不事”,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子”并非指一个人,而是指“一子之家”,所谓“一子不事”是免除“一子之家”的徭赋。^①

其依据是《礼记》所载:“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②还有《荀子》“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举家不事”^③等语。虽然这些记载反映的也是养老之政,但它们与“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且尚德街东汉简牍有“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一人”的诏书。《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载魏王令曰:“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④二者都明确记录了复除的人数为“一人”,也并不能将“一子”解释为“一子之家”。

李恒全提出另一种解释:“家有九十岁的老人,可以免除一子的徭役,家有八十岁的老人,可以免除一个交纳算赋者两年的徭役。”^⑤认为两处“不事”的对象均为徭役,并将“二算不事”的“二”看成时间上的限定词,解释为“二年”。但“二算不事”与“一子不事”相互对应,“二算”与“一子”同为数词加名词的组合,“二”当是对“算”的数量上的限定,并非用来修饰时间。更不用说,依照常理,高年复除之政的生效时间也不可能只有两年,其失效日期应当直到老人离世为止。否则,无论是免除徭役,还是免除算赋,在复除80岁老人两年后,便必然会陷入家有高年却无法享受复除的窘况。这明显与国家实行养老之政的初衷不符。因此,将“二算”理解为计征算赋的单位应更为合理。

朱德贵则赞同免除兵役说。“‘一子不事’应为免除其一位儿子之兵役。”其依据就是武帝时“九十复甲卒”的诏令,并强调“此处之‘复甲卒’,即是指免除兵役之意”。至于“二算不事”则应为“免除两个人之劳役,而非兵役”。照此理解,“八十者二算不事,九十者一子不事”的意思,就是家中有80岁的老人可免除两个人的劳役,有90岁的老人可免除一人的兵役。但朱德贵在对“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一人”进行解释时,又将其规定理解为“年龄90以上者的家庭成员中可免除一人服劳役”^⑥。从汉代养老复除有年龄80和90两个层次来看,此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除了以上所说,臧知非还认为“甲卒”应该分训。其主要理由是:

九十复甲卒是有九十岁老人之家免除全家的“甲卒”之役。这里的“甲卒”应该分训,“甲”指兵役,“卒”指劳役,“九十复甲卒”即九十岁之家免除全家人的赋役,亦即“举家不事”。^⑦

照此理解,“甲卒”是指兵役和劳役,则“复甲卒”中复除的内容即指兵役与劳役,并未提到与“赋”相关的内容。但臧知非又将“复甲卒”解释为免除赋役,难免令人费解。实际上,“甲卒”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典籍中也并未见到可以分训的例证。且90所复人数为一人,非指全家,此说亦不能成立。

凌文超也提出“算卒”应该分训的新解,他对尚德街东汉户口简的考释说:

① 臧知非:《“算赋”生成与汉代徭役货币化》,《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3《王制》,[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346页下栏。

③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卷19《大略》,中华书局,1988年,第500页。

④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51页。

⑤ 李恒全:《从天长纪庄木牍看汉代的徭役制度》,《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⑥ 朱德贵:《天长西汉木牍所见〈算簿〉及相关问题探讨》,梁安和、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第1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9、61页。

⑦ 臧知非:《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04页。

“算卒”之“算”，即“算一人”，与其妻大女姜标注的“算一”含义相同；“卒”即“甲卒一人”，孙吴时期则记作“更一(人)”。

户人“十四年产子复”，据户计简“算二复，甲卒一人”的统计，复除的是“算”，而不是“卒”。这类户口简注记“复”，并非算、卒皆复除，而是复算，或复卒，我们可以根据优复的依据进行判断。例如，东牌楼东汉简80所记“算、卒，九十复”，按“九十复甲卒”的规定，这里复除的是“甲卒一人”。^①

其实不然。为便于讨论，兹将凌文超的释文摘引如下：

□□里户人士伍□年□□算□卒，十四年产子复。

□妻大女姜年十八，算一，十四年产子复。

子士伍官年一。

算二复。

甲卒一人。^②

按：依照凌文超的理解，所有“算卒”都应当是“算一人”和“甲卒一人”的并列结构。但“算卒”所以要交纳“算钱”即算赋，却并非因为“‘算卒’之‘算’，即‘算一人’”的缘故，而是因为15~56岁的男子本身就必须交纳算赋^③。分训也好，不分训也好，这都与“算卒”要交纳算赋无关。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算卒”在典籍中也未见有此分训的先例。前揭郑玄注：“宽疾，若今癰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就是一个反证。“算”为“计算”或“统计”，郑玄的理解应更加符合事实。所言“户人‘十四年产子复’，据户计简‘算二复，甲卒一人’的统计，复除的是‘算’，而不是‘卒’”，也很难成立。仅就“算卒，十四年产子复”而言，即便不能以复“卒”定讫，可以把“算卒”分训，从语意来看，对“产子复”的理解也应为二者兼复——既复除“算钱”又复除“甲卒”，遑论“‘甲卒’也有复除的可能”^④。更不用说，汉代“事算”的概念均包括徭役^⑤，所谓“复算”通常便意味着免除赋役了。如沅陵汉简《计簿》：“凡算二千四百八十，少前二，以死故。复算百七十，多前四，以产子故。事算二千三百一十，如前。”(54+59+143+136+182)^⑥其簿中之“算”即等同“事算”，而“复算”即复除算赋和徭役^⑦。再如“算卒。笃癰”的记录也很难说通。按照“算一人”和“甲卒一人”理解，所有的“笃癰卒”都将交纳算赋，无非其徭役(更赋)减半而已。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即便要交算赋，“笃癰卒”也不可能和“甲卒”一样。所谓“甲卒一人”，亦名不符实，而应当是“笃癰卒一人”。

武帝时期对九十高年的“复甲卒”与文帝时期并无二致，“复甲卒”就是“复除徭役”。无非以往不了解“甲卒”的含义主要即承担徭役，对武帝诏书的表述作了错误理解而已。尽管不能排除“复甲卒”也可能含有“复除兵役”的内容，但总体来说，其“复除徭役”和“复子若孙”之政均沿袭前朝并被后代所继承，毋庸置疑。

对“八十九十复羡卒”问题，张荣强解释说：“老者‘复羡卒’也就是年老给侍。”并认为东汉的给侍标准是“年过80就享有给侍，侍丁免除全部徭役”^⑧。但尚德街东汉简明确记载“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一

① 凌文超：《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文物》2021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第219-235页。

④ 凌文超：《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文物》2021年第3期。

⑤ 关于汉代“事算”的内涵，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事算”当单指算赋，另一种认为“事算”当指实际服“算”义务的口数，还有一种认为“事算”当单指徭役。其实都有偏颇，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从传世文献和近年公布的简牍来看，汉代“事算”乃指成年人的徭役和算赋，有时亦包括了未成年人的口钱。详见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第352-369页。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上，第119、121、122、166页。

⑦ 晋文：《沅陵汉简〈计簿〉中的人口与“事算”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2日《争鸣》，第10版。

⑧ 张荣强：《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74页。

人”,年满90岁尚且只有一个侍丁,80岁又怎么可能有侍丁呢?依照常理,80与90高年的复除标准不同,后者应当更优。郑众所说“八十九十复羨卒”,极有可能省略(脱漏)了“复二算”的内容,而“复羨卒”则显然指向了“一子不事”。至于复除正卒、羨卒,还是复除正夫、余夫或余子,那就是一个枝节问题了。

其实,根据前揭《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包括《元寿二年十一月见钱及逋簿》),所谓“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已完全可以得到确解。此簿对元寿二年(前1)堂邑(今南京六合)县的“事算”人口记录如下:

口十三万二千一百四,其【三千】三百卅奴婢,少前千六百八。

复口三万三千九十四。

定事口九万九千一十,少前五百卅四。

凡算(算)六万八千五百六十八,其千七百七十九奴婢。

复除罢(疲)瘠(瘠)算(算)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五。

定事算(算)四万四千三,多前六百廿二。(M147:25-1 正面)

逋二年口钱三万九千七百八十二。

逋二年所收事它郡国民口钱四百八十三。

逋二年所收事它郡国民秋赋钱八百。

逋二年所收事它郡国民冬赋钱四百。

逋二年冬赋钱八十四万二千八百六十六。

逋二年过更卒钱五十九万六千。(M147:25-1 反面)^①

据此可知,“事算”即承担赋税和徭役。而征收“口钱”“赋钱”“更卒钱”的多项记录则更加证明:“事”的概念既可单指人头税,单指徭役,亦可作为赋税徭役的统称,包括了算赋(赋钱)、口钱和徭役(更卒钱);“算”的概念既指算赋又指徭役的定算,通常亦包括算赋^②。故“九十者一子不事”,就是家中有一个儿(孙)子免除承担的算赋和徭役;而“八十者二算不事”,则免除其家中两个成年人的算赋^③。这也完全符合其90高年应当更优的原则。毫无疑问,在“甲卒”并非服兵役的情况下,汉代两个男丁的徭役要重于一个男丁的徭役和算赋——更赋300钱>算赋120钱,所谓“二算不事”也只能是免除两个人的算赋。简言之,颜师古的注解应符合事实。

综上所述,汉代存在“算卒”与“复卒”之制。郑玄所言“算卒”并非贾公彦理解的“算计以为士卒”,但也是按兵民合一预备役的方式来统计服徭役的男丁(也包括极少数服兵役的成年男子)^④。因此,“复卒”或“复甲卒”通常都并非“复除兵役”之意,“卒”和“甲卒”在这里均为广义。“算卒”之“卒”和“甲卒”也均应作如是观,泛指为国家服役的成年男子。东汉亦继承西汉,“笃癯可事”之人仍需承担“算卒”的义务,但都是轻体力劳动,即轻役或半役。西汉时期“九十者一子不事”以及“复子若孙”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东汉。其含义是家中有年满90岁的老人可以免除一人的算赋和徭役。由于算赋和徭役的征发要分别登记,因而简80所记“算卒。九十复”便描述了区朱因家有90岁的高年而得以复“算卒”的情形。另一方面,“卒”字本身已有服行徭役的含义,“算”字也并不能理解为名词,而应作动词解,亦即“计算”或“统计”。所谓“算卒”或“算甲卒”,主要就是统计需承担徭役的成年男子。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按:文中“【三千】”乃笔者根据文意而补,原牍在千位上明显漏抄了数据。根据牍文“凡算(算)六万八千五百六十八,其千七百七十九奴婢”,在总人口132104人中是绝不可能仅有奴婢330人的。按68568人有奴婢1779人的比例算,即 $132104 \times 1779 \div 68568$,在132104人中约有奴婢3427人,与所补3330人相近。

② 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第367-368页。

③ 参见袁延胜:《悬泉汉简养老简与汉代养老问题》,《史学月刊》2021年第11期。

④ 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第368页。